

# 中亚 蒙兀儿史

拉失德史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 著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译  
王治来 校注

《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新疆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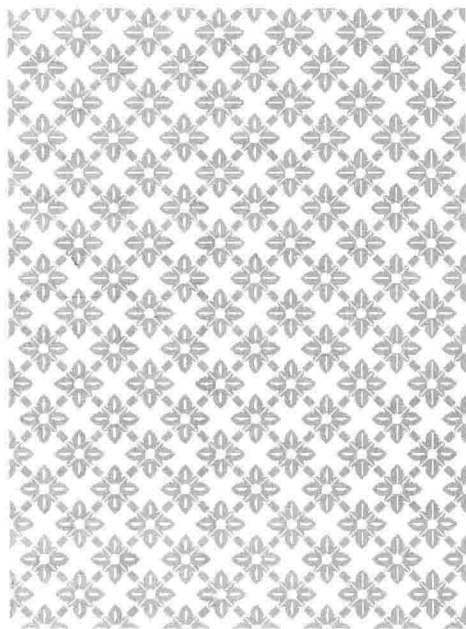




# 中亚蒙兀儿史

## 拉失德史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 著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译  
王治来 校注



《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蒙兀儿史 / (明)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5  
(新疆文库)

ISBN 978-7-228-16719-7

I. ①中… II. ①米… ②新… III. ①新疆—地方史  
②中亚—历史 IV. ①K294.5②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3181 号

新疆  
文库 《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中亚蒙兀儿史

拉失德史

---

著译者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珍 刘巾  
设计总监 宁成春 刘堪海  
编务总监 周轩

出版 《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电话 (0991)2823172  
制版 乌鲁木齐书艺印象设计工作室  
印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52.75 印张  
字数 1000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172.00 元

《新疆文库》官网网址: <http://www.xjwenku.com>

《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李鹏新

**副组长**

田 文 张贵亭

**成员**

杨 力 于 欢 石永强 张可让 林 炜  
孙新刚 杜鲁坤·托乎提 任 华 帕尔哈提·艾孜木  
张小雷 殷宇霖 哈布都拉·黑沙比亚 安思国 古力先·吐拉洪  
刘 星 逯新华 宋振亚 李春阳 高建龙 牟振江 陈 彤  
张 晓 张新泰 雪合来提·买买提尼牙孜  
赵嘉麒 吴志强 历 力 于志勇

\*

《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石永强

**副主任**

安思国 古力先·吐拉洪  
米吉提·卡德尔 赛力克·巴勒夏提

## 《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 主任

张贵亭

### 副主任

石永强 安思国 古力先·吐拉洪 米吉提·卡德尔 刘 宾  
黄晓新 张新泰 雪合来提·买买提尼牙孜  
哈布丁·卡德尔 周 轩

\*

## 《新疆文库》专家委员会

### 主任

刘 宾

### 副主任

米吉提·卡德尔 田卫疆 哈布丁·卡德尔

### 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志勇 马克来克·玉买尔拜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马品彦 马雄福  
王 博 牛汝极 丹 碧 艾力·吾甫尔 艾尔肯·伊明尼牙孜 艾尔肯·哈德尔  
扎米尔·赛都拉 丛冬梅 束迪生 齐清顺 伊河山·伊明 伊第里斯·阿不都热苏勒  
买买提·赛来 纪大椿 李季莲 李维青 吴志强 吴福环 别克苏勒坦·卡塞  
苗普生 孟 楠 陈世明 陈 彤 阿不力米提·艾海提 阿不都热合曼·艾白  
阿尔斯兰·阿布都拉 阿扎提·苏里坦 周 轩 周俊林 侯世新 修仲一  
施新荣 禹宾熙 贺 灵 贾木查 贾丛江 贾合甫·米尔扎汗  
海热提江·乌斯曼 高建龙 高 健 顾家驢 管守新

### 编务人员

史亚康 张新革 刘伟利 王文敏 聂光玉 刘堪海  
古丽巴哈尔·艾海提 刘 星 顾春虎

## 出版说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大地上古今各民族共同创造和繁荣的文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得以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

盛世修典，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部署启动的编辑出版《新疆文库》工程，是新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文化基础工程，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德政工程、文化自信工程。编辑出版大型文献丛书《新疆文库》，是落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战略决策的重要举措，是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和体现。对于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前提下，继承和发扬历久弥坚、积极向上的中华民族精神，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有效发挥出版物在民族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知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正确了解和认识新疆地区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促进各族人民巩固和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对于梳理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新疆各民族优秀文化、丰富充实中华文化宝库，加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文化认知认同和相互交流，推动新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贯彻落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服务于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促进新疆文化事业的健康繁荣发展，

使新疆优秀文化传承后世、流播世界，也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疆自古以来就同我们伟大祖国休戚与共，不可分割。新疆文脉是中华文脉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新疆曾经是人类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和欧罗巴文明的唯一交汇地区，被世界视为体现亚洲腹地古代人类种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博物馆”。在这块历史文明交汇区，中华文明以其“有容乃大”的开放博大胸怀，广纳博取、包容吸收，丰富、滋养、壮大了自身。由多民族文化构成的古代西域文化乃至近代以来的新疆文化，是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特征的突出表现，是中华文明依托“丝绸之路”同古代世界文明汇聚和交融的结晶，也是当代新疆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容面对“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文化优势所在。新疆多民族文化既具有体现中华文化一体性的精神内核，又具有多样化的地域和民族形式、风格和特色，成为中华民族血脉和人民精神家园的有机组成部分，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新疆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将努力体现新疆历史文化遗产的上述特征。

编辑和出版《新疆文库》，将遵循以下的工作方针：

#### 一、编辑出版基本原则：

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尊重历史、具有新疆特色；古今中外、兼收并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统一领导、统一管理。

#### 二、编辑出版内容范围：

辑录出版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文（目前新疆主要的出版物文字）等文字（包括其它使用过的古代文字）的文献作品，以纸介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择优出版自古以来至1949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关新疆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综合等类别的历史文献、古籍资料等。1949年10月以后已出版的涉及新疆古代、近代史的有特别重要社会历史文化价值的编述著作，经专家委员会评审鉴定后酌情收录。原则上不约撰新的著作书稿。《新疆文库》计划出版图书总计1000册（卷），其中汉文版600册（卷），少数民族文字版400册（卷）。

#### 三、文献入选标准：

1. 符合上述入编基本原则和内容要求的；

2. 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社会影响和价值的；
3. 需要保护濒临消亡或亟待抢救发掘的；
4. 对研究新疆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
5. 有益于促进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 四、编辑出版体例：

根据新疆历史文化构成具有多民族、多语种的特点，为便于读者检索和收藏相关内容，《新疆文库》选收作品分甲、乙、丙、丁四部和附录部分。

**甲部** 新疆各民族经典力作。主要收录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化典籍和文学名著的原语版本及其已有的国内译本等。

**乙部** 新疆珍贵史籍和史料。包括正史中有关新疆的内容，其他大型历史文献和类书中有关新疆的内容，汇编成册收入；精选编入有关新疆的史书、档案文献和地方史志等。

**丙部** 新疆历代各类人物文集、传记。

**丁部** 综合性、专题性作品集和著述集。综合反映新疆自然地理和人文特色，反映和描述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化、科技、民俗、风物和民间文学等内容的作品集。现代有地域特色的优秀著作、译著等酌情收入。

为反映新疆地方文献的全貌，编辑《新疆历史文献古籍要目辑录》或未列入文库作品的《〈新疆文库〉存目图书》，作为“附录”列入出版。

五、《新疆文库》广泛搜集、梳理和集成历代出版的经典文献，力求使零散的历史文化遗产系统化、规范化。尤其注重挖掘整理散失在民间、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予以抢救性出版。对部分因技术原因而无法重新排印的重要古籍，采取影印方法出版。

六、为便于读者对照研究，《新疆文库》对重要典籍的原文版本和已有的国内其他语言文字译本均同时收录。如少数民族古籍只有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原文版本，则不另行组织翻译，而以原文版本列入文库影印出版，原貌录存。

七、本文库对 1949 年 10 月以来新疆本地各出版社已整理出版的优秀古代、近代作品优先予以收录。同时采取合作出版方式，接受国内各出版社已出版的符合收录要求的新疆题材图书列入《新疆文库》出版。

八、本文库对 1949 年 10 月以来经学术整理臻于完备、但尚未出版



而确有重要价值的新疆地方文献中的孤本、善本，优先予以收录。

九、本文库所收文献如有多种版本，则经专家选定学术界公认的最优版本。至于取古籍原本抑或校注本，视古籍具体情况而定。

十、本文库在编辑时，依照对每一册籍容量规格的统一要求，对作者同一、或内容相同、相近的古籍，做了合编册籍处理。

十一、本文库对某些规模较大的丛书、文集、方略或史志会籍之类，只选取其中与新疆有关的内容编辑入录。

十二、《新疆文库》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某些文献中的个别内容和文字做了必要的技术性处理。

《新疆文库》收录的均为具有研究和镜鉴价值的新疆古籍和历史文献，都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印记，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性，从而表现出多方面的时代局限性、社会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希望读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全面地看待和认识这些文献。

《新疆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一项在新疆史无前例、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由于缺乏经验和限于编选者的思想、学术和编辑出版业务水平，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修订

## 编选说明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明代西域史名著，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撰。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1499—1551年)，出生于统治喀什噶尔地区的蒙古都格拉特部异密之家。其祖上为察合台汗国的重臣。公元14世纪后，都格拉特部异密在天山南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本人曾身居高位，随其家族受命治理喀什噶尔等地。尤其是在赛德汗在位期间，备受重用，多次率兵出征。赛德汗之子拉失德汗登基后，竭力压制地方诸侯以巩固汗权，都格拉特部异密势力得到极大削弱，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被迫出逃到今克什米尔地区，并成为当地的统治者。此间，他鉴于蒙古人没有自己编写的历史，由是自励发愤，悉心搜集资料，连同自己在宫廷中的所见所闻，撰成是书，题名《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意即将该书奉献给当时叶尔羌汗国的蒙古汗——拉失德汗。

《拉失德史》原本使用波斯文，内容分为上下两编：即“正史部分”和“史迹概述”：前者事实上是关于蒙古察合台汗国以及后代统治西域、中亚地区的历史回顾，内容包括自秃黑鲁帖木儿汗到速檀·拉失德汗的全部历史；后者实际上是作者的回忆录，包括自1499年出生后至1541年被迫出走克什米尔期间主要是在喀什噶尔一带地区发生的重要史实叙述。

作者先撰写第二编，以为第一编作资料准备，因而篇幅很大，成书于1541—1542年间，而第一编完成于1546—1547年间。由于作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出身蒙古显贵，易于掌握宫廷档册和有关文献，且又是当事人之一，故书中详细记述了蒙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兴起与蒙古“西北藩王”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以及察合台汗后代控制西域和中亚广大区域的历史情况，对当时西域的地理环境、各部落和民族分布变化、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和风物民俗等，也都

有记录,特别是对天山南北各地诸族宗教的流变和传播的情况记录颇详,尤其是随成吉思汗进入西域和中亚各地的蒙古各部皈依伊斯兰教,以及其如何融入当地各族中间的相关记载。该书对于探索这一时期西域民族、宗教演变历史,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可与其他文种史料相佐证。作为公元16世纪以后记录西域和中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拉失德史》原文为波斯文,亦有突厥语的译本,之后还有其他文种译本出现,都只有抄本流传于世。19世纪上半叶,有人引用其内容,东印度公司的W.厄斯金摘要翻译了此书,但未出版。H.霍渥斯在其《蒙古史》中利用了一个很不完整的译稿。1894年,英国学者罗斯和N.伊莱亚斯合作,根据英国博物馆收藏的编号为Add·24090的波斯文原文本,同时参照其他文种版本,将该书编译为英文,罗斯翻译,N.伊莱亚斯编辑。1895年该书英译本由英国东方学会出版。之后1898年出版第二版,1972年重印。重印本同前两版的区别仅在于将正标题《拉失德史》改为副标题,而将原来的副标题《中亚蒙兀儿史》作为书名。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据英译本翻译的汉文本。200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文译本。收入《新疆文库》的《拉失德史》汉、维吾尔文译本均系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田卫疆

## 汉译本出版说明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波斯文著作《拉失德史》是关于 16 世纪新疆和中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迄至目前为止,此书在世界上只有英文译本。英译本由罗斯翻译,伊莱亚斯编辑,1895 年初次问世。以后,在 1898 年出了第二版。1972 年重印。1972 年重印本同前两版的区别仅在于:将正标题《拉失德史》改为副标题,而将原来的副题《中亚蒙兀儿史》作为书名,前面增加了一篇由伊莱亚斯写的《重印序言》,说明这样改动仅仅是为了让人易于明白书的内容和便于图书馆的分类和编目,在附录中增加了一篇关于呼罗珊现存蒙兀儿聚居区的附记和一个勘误表;再就是对索引中的错误一一作了更正。

《拉失德史》的这个汉文译本,是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 1965 年组织翻译的,当时根据的英文本是 1895 年那个初版本。现在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将它分成第一、二两编相继出版。出版前曾由王治来根据 1972 年重印本进行了校对、部分改译、补译、文字润色,并作了《校记》。

## 英译本再版序

在《拉失德史》再版之前,有几句话需要说一下。第一,必须指出的是,这不能说是一个新版本,不过是改换一个更方便、更明了的标题的重印本,在后面加了一个关于呼罗珊现存的蒙兀儿聚居区的附记和一个勘误表等。标题的全文并没有改动,只是换了次序,因为原书的波斯文标题(尽管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标题)附在英文译本上,看来没有什么意义,反而给分类与编目带来很大的不便。像《蒙兀儿史》这样一个简单的标题将是更吸引人的,但鉴于“蒙兀儿”一名普通都是用来指印度的统治者(他们系出自中亚蒙兀儿人的一支),这个名称就可能张冠李戴,也可能令人以为是指哪个与此书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的王朝。现在将标题作如此变动,我希望它能充分表达米儿咱·海答儿的意旨,而且这样也是很确切的。

N.伊莱亚斯

1897年1月

## 英译本编者序言

《拉失德史》虽然是第一次译成英文公之于世,但是必须说明的是,翻译家和历史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早已多少利用过此书作为史料来源。作为一部蒙兀儿人的历史,其所考察的范围和要旨为东方学家们所熟悉已经快五十年了;非仅止此,它的内容有许多曾零散地发表过,历史论文的某些段落中亦常见引用它来作论据。英国著作的情况如此,而研究中亚史的欧陆作家的著作亦复如是。此书的价值尽管已经这样间接地得到了承认,可是它至今还没有一部任何欧洲文字的全译本译出来。

就我所能确知的说,东印度公司已故的 W.厄斯金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翻译的是最近乎完备的译文,约于《巴布尔回忆录》出版后十四年左右译出。但是,厄斯金先生的译文始终没有付印,在英国博物馆写本部以外,似乎确实很少有人知道。它似乎是在 1840 年他从东印度公司辞职以后着手翻译,并于第二年初译完的<sup>①</sup>。该手稿计有二百二十一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对开页,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包括了《拉失德史》的大部分。但是,这个译稿的文字变动很大:在某些地方,译者竭力全面而准确地翻译了原文,这些译文如此煞费苦心译出,看来是打算出版的;而在其他一些地方,译者却把大段大段的文章(有时是整个的对开页)做成比较简明的摘要;另有一些地方,译者只用单纯的提要或标题来表示原著的大意;最后,在很多地方此书的许多章节完全被删掉了。

因此,这份文献虽然很宝贵,却很难看做是《拉失德史》的一个译本。经仔细阅读之后,我认为厄斯金先生的译稿不是为了给米儿咱·海答儿所写的历史提供一个完整的英译本,而是为了某种其他特殊的用途。厄斯金先生究竟是否曾经打算

① 从一个页边的注记看来,他是在 1841 年 1 月 4 日完成这一工作的。该手稿在英国博物馆的编号为 Add·26612。

用英文出版《拉失德史》的译本,现在无从得知,但是就英国博物馆所藏手抄本的某些有关情况来看,我猜想他的翻译是打算作为他所编纂的第二部巨著《蒙兀儿(莫卧儿)人统治下的印度史》的准备资料;该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仅完成的两卷)于1854年问世。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原因是:第一,《拉失德史》中专门叙述蒙兀儿诸汗和他们的交往事迹等王朝史的章节往往正是手稿中全译的部分;第二,这两卷《印度史》不仅经常征引《拉失德史》,而且有许多部分是逐字抄录手抄本中的段落;同时这位著者在序言中说,他对蒙兀儿人及其编年史的了解,主要是根据米儿咱·海答儿的书而来的。的确,厄斯金先生的绪论的大部分就是蒙兀儿编年史的提要,这编年史是米儿咱·海答儿、而且仅仅是米儿咱·海答儿所著,因为其他的亚洲作家涉及这一主题只不过是附带地提一提而已。第三,与《拉失德史》的片段译文装订在一起的还有另一手稿,那就是厄斯金先生手写的木塔马德汗《奉只罕杰儿命撰阿克巴实录》第三卷的类似的摘要译文,厄斯金先生似乎是为了要写另一卷(可能是第四卷)《印度史》才研究这部作品的。因此,《拉失德史》摘要(如果可以叫做摘要的话)很可能是著者那时计划编写一些历史著作时作个初步研究资料而草拟的;情况如果是这样,这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表明厄斯金先生对工作之谨慎而又彻底,因为仅仅准备这个材料似乎就需要将近一年的劳动,而《拉失德史》只不过是厄斯金先生根据原文进行研究并加引用的许多东方文字的权威著作中的一种而已,他所写的历史中的脚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这部“摘要”译文除了为其译者本人所用以外,H.霍渥斯爵士的著作中有许多非常宝贵的资料也是从这里面引来的,霍渥斯爵士对于一切可靠的原始资料不论多么难以到手,也从不放过。特别是在他所著的《蒙古史》中,霍渥斯搜集了有关中亚各部落和蒙兀儿诸汗世系的大量资料,他根据这个文献中所找到的米儿咱·海答儿的资料,得以搞清了亚洲史上最不清楚的段落。要是这个文献更加完全,要是在厄斯金先生的时代对于中亚地理和民族学的了解有现在这样清楚,那么《蒙古史》毫无疑问将包括《拉失德史》的一切主要部分,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情留待本译本的编者来做了。但正是在最近五十年间,这些问题有很多地方被弄清楚了,所以厄斯金先生由于不了解而留下来没译或是译得不明确的大量史实,目前根据较现代的知识就很容易加以补充。

除了厄斯金先生以外,广泛引用《拉失德史》的波斯文原本的英国著述家只有故军医署长W.H.贝略一个人。1873年,贝略博士随同D.福赛思爵士的使团到达喀什噶尔,并且编纂了一部《东突厥斯坦史》,作为该使团正式报告的一部分,这部历史对于米儿咱·海答儿所述的那个时期,大部分是引用海答儿的著作。贝略博士既未曾想要翻译《拉失德史》,亦不关心该书中同使团报告所提到的国家没有直接关

系的部分。因此,他的历史只是根据米儿咱·海答儿著作的某些部分编成的,这书尽管某些地方非常详尽,但即使作为《拉失德史》的“摘要”来看,也不能同英国博物馆所存的厄斯金手稿相比。就某些方面来说——例如就地名和地理说明方面来说,它或许比厄斯金的文稿更为可贵,因为贝略博士对当地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且有机会向当地人探询,这就使他能明显地胜过早期的译者。

同样,R.B.肖先生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任职时,也曾经研究了本书的一部分,而且翻译了其中的几节,发表在1876年的《地理学会学报》上。这些章节与历史无关,而完全是谈论东突厥斯坦及其南部和西南部邻近地区的地理,其中包括翻译过来了的米儿咱·海答儿的见解之摘引,这些见解经R.B.肖先生根据现代有关这一主题的知识和当地资料作了充分而又精确的解释。

《拉失德史》另有一小部分,见于埃利奥特所著《印度作家所述的印度史》中,这部历史是由许多译者从亚洲著作中摘译有关《印度史》的引文然后编成的。上述译文是道森教授翻译的,其中包括1540年曲女城战役纪实,在那次战役中爱乌罕(阿富汗)人在瑟尔沙统率下一度战胜了所谓印度斯坦的莫卧儿帝国。但连这一点也没摘录完全,编者只把自己认为对于阐明该战役时代的局势有必要的战况实录摘了下来,某些较长的段落都被删去,其中包括米儿咱·海答儿对于莫卧儿人在那个危险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看法。

还有一位穆尔克罗夫特先生与本书有关,至于他是否引用过本书,从他死后由H.H.威尔逊教授发表的那本《游记》中是看不出来的。他只有一次提到了米儿咱·海答儿的名字,说某一件有关克失迷儿(克什米尔)的记载是属于这位作家的,却不曾直接引用他的著作。然而,假如穆尔克罗夫特确实知道《拉失德史》,那么他就可能是知道这本书的第一个英国人,因为他引用这本书的日期是1822年。

我相信,俄国的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在编纂里特《地理学》的俄译本时,曾使用过《拉失德史》,俄国的其他东方学家也可能用他们的本国语翻译过《拉失德史》的某些部分<sup>①</sup>;但是据我了解,法国和德国的东方学文献只不过仅仅提到过这本书,而且连提到的时候也很少。不过我这样说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那里很可能已经

① 校记:在B.B.维里雅米诺夫·泽尔诺夫的《哈斯木系诸王的研究》一书的第二部分中曾大量摘引《拉失德史》。瓦理汗诺夫在《准噶尔地区概况》一文中说: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藏有《拉失德史》的突厥文译本。在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藏有波斯文原本。可惜科学院的本子不全,而彼得堡大学的本子则错误百出,这显然是不懂波斯文的人抄错了(见《瓦理汗诺夫著作选辑》,1958年,俄文版,第99页)。当时这些人为了沙皇俄国扩张侵略的需要,利用这部书以研究中亚和新疆的历史。巴尔托里德曾使用过俄国亚洲博物馆所藏《拉失德史》的三个手抄本。



发表了这本书的引文,只不过我没见到而已。

就这本书的波斯文原本(米儿咱·海答儿是用波斯文写的)来说,在欧洲虽然不特别稀罕,但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在亚洲各国却很难找到。在英格兰,英国博物馆就存有三部抄本,其中一部属于剑桥大学的考埃尔教授所有,看来至少还有三四部在私人手里收藏着。但是这些抄本并非都具有同等价值,无论如何,英国博物馆所存的那三本之中,有一本是现代的印度抄本,讹误残损甚多,另一本也不很完整。“英国与外国圣经公会”有两本译成突厥语的部分译文,该会同仁极其慷慨地把这两个译本交给英国博物馆保管,以供校订英译本之用。但是,这两个本子没有一本是完整的;其中一本仅有本书的第二编,而另一本则不过是第二编中的一部分。我听说在欧陆各公立图书馆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本子,但不知道究竟是原文本还是突厥文译本。

看来,欧洲的收藏家们只要想到亚洲的什么地方能得到书,无论如何是大大地将其搜罗殆尽了。在印度,我相信加尔各答或者其他地方的图书馆里总会有几本,但是,1891年,我托人在当地书商中寻找,结果却毫无收获。在波斯和阿富汗突厥斯坦,我从来也没听到过《拉失德史》一书,而在该书主要叙述的地区,大家自必会抢购,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那里几乎一本也没留下了;总之,从1880年到1885年,我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尽力打听,只发现了上述包括该书第二编一部分的突厥文片段译本。在克什米尔,一些当地人为了给我找一本《拉失德史》,经常在竭力寻找,可是一直也没找到;然而圣经公会图书馆里所存的那一本比较完整的突厥文译本,很可能是二十或二十五年以前由一位克什米尔文官得到的<sup>①</sup>。

就我们这个译本来说,罗斯先生主要使用的是英国博物馆编号为 Add·24090 的波斯原本,并和考埃尔教授的编号 Or·157 的另一手抄本互相校订(考埃尔教授慨然惠借,作为此用);关于第二编,罗斯先生还以圣经公会的两本突厥文译本中比较完整的那一本校订过。在搞清一些意义不明的章节和辨认拼写不完整或写得很糟的地名和部落名称方面,这个突厥文译本起了极大的辅助作用。这位突厥文译者是一位头脑很聪明的人物,他了解著者所提到的那些国家,而且颇有见解地阅读了原书。他经常插入一两个单词或一句句子,使文意更加明确。他时常用母音符号来拼写那些操突厥语的地名,把那些地名拼写得如此清楚,即使对不出地图上的地名也使人一看就能认识。很少亚洲译者和抄写者能为现代欧洲读

<sup>①</sup> 校记:巴尔托里德说,至少有两个突厥文译本,一个译本的译者为穆罕默德·沙的克,译于18世纪;另一个译本的译者佚名,系于回历1263年祝马达·勒·阿赫赖月22日(1847年6月7日)译于和阗,伊莱亚斯与罗斯据以校订译文时未用上沙的克译的突厥文译本。